

# 押运员开枪应慎之又慎



评论员观察

如今人们在生活中,不可避免会“偶遇”运钞车以及持枪的押运员,然而却无法保证每个普通人都熟悉枪械的使用规定,也就无法保证普通人不因某些特殊情况让运钞人员感到被“冒犯”。如果对枪械的管理做不到尽可能的严格,结果就是对运钞车以及押运员无条件的“忍让”。

10月27日12时许,广东东莞一名男子追砸运钞车被击毙。当天下午,东莞长安镇政府就此事通报称,涉事押款车执行押运任务时,被男子黄某用石头、水泥块等物追砸车辆,导致车辆玻璃破损。车内押运员多次劝阻无效后,开枪射击导致其受伤倒地,经120到场救治无效死亡。

事件过去几天了,仍在持续发酵,对于公众的诸多疑问,当地官方的通报其实并没有说清楚。男子追砸运钞车的起因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押运员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枪射击。舆论之所以质疑,正是因为从目前披露的事实来看,从常理来看,尽管男子的行为过激,但远远达不到应被当场击毙的程度。事件的是非曲直弄不清楚,恐怕会让所有人对押运员手中

的枪感到恐惧。

回顾这件事,疑点颇多。要说一个男子在大庭广众之下采用追砸运钞车玻璃的方式来抢劫,还追了好几百米,真是匪夷所思。所以,当“运钞车刚蹭男子”的消息一经传出,就有很多人采信,这才符合人们日常思维的逻辑。如果起因果真如此,这件事充其量就是一起交通事故引发的纠纷,而且还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故。就算没有什么刚蹭,男子是故意找茬,或者精神错乱,也应按照一般纠纷或案件的流程去处理。押运员手里的枪,绝不应成为解决冲突的工具。

退一万步讲,运钞车的确遭遇了如此拙劣的抢劫,押运员真的有理由开枪吗?网络上有人持这样的观点,认为运钞车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不容“冒犯”,认为追

砸运钞车就是找死。这种观点,实际上把一种企业的行为,混同于公安机关的执法。押运员手里确实有枪,但他们没有执法的权力,就连经营运钞车的企业也要在公安机关的监督下开展活动。相关规定确实提到了四种可以开枪的情况,但每一条后面都加了“非开枪不能制止”,如此规定的用意很明显,那就是尽可能地避免押运员开枪。规定的潜台词就是,开枪有可能造成的人身伤亡,要比财产损失更为严峻。

这件极具偶然性的事之所以引人关注,原因恰恰在这个地方。如今人们在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偶遇”运钞车以及持枪的押运员,然而却无法保证每个普通人都熟悉枪械的使用规定,也就无法保证普通人不因某些特殊情况让运钞人员感到被“冒

犯”。如果对枪械的管理做不到尽可能的严格,结果就是对运钞车以及押运员无条件的“忍让”,甚至会让人们渐渐忘记,运钞车也要像普通的车一样文明驾驶、遵守交规,持枪押运员也只不过是从事特殊行业的企业员工而已。

事到如今,公众最需要的就是真相,既不能全凭安保公司自说自话,也不能任由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当地警方“和稀泥”。至少要有上一级的公安机关介入,通过独立的调查给出客观的结论,不仅仅是对个案的分析,更要由此延伸到对持枪押运员职权范围的划定。而且,有一个原则是必须重视的,那就是武装押运人员只有保护押运财产的职能,而不具有执法职能,绝不能在一般纠纷中随意使用枪械。

## 进入“贬通道”的人民币坚挺依旧

大家谈

张敬伟

人民币自10月10日跌破“6.7”的“铁底”,随后略有上扬,但还是进入“贬通道”。顺着美元走强之势,10月27日就贬到了6.7736,即期汇率价触及6.7820,离岸人民币早盘短暂跌破6.79关口,再创新低。人民币进入“贬通道”,市场有多重分析也有不同看法,其间有三点共识。

一是人民币过去11年升值的回调。自2005年12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21%,按照实际贸易加权汇率,升值幅度为38%。伴随经济周期和市场波动,任何国家的货币都会有升有降,人民币也不例外。

二是人民币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结果。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IMF的SDR货币篮子,在五大篮子货币中份额仅次于美元和欧元。虽说有些象征意义的成果,但人民币的抱负是要让人民币成为全球

储备和可兑换货币。这是要付出市场化代价的,甚至会被全球投机资本紧盯和做空炒作。从去年“8·11”汇改到去年年底新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经历了严峻考验。

三是三季度美国经济成绩单出炉。数据显示,美国GDP初值年化环比增长2.9%,是二季度增速的两倍多。这是自2014年第三季度以来最为强劲的增长率。在此情势下,美联储加息预期增强,成为人民币贬值的主要动因之一。

上述原因,前两者是内因,且是主动而为;后者是外因,在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市场缓冲下,带来的影响也是风险可控。所以,人民币进入“贬通道”,即使跌破“铁底”,甚至回落至7,人民币依然很“铁”。

此外,中国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央行9月份的数据是3.17万亿美元,还有中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率(前三季度均为6.7%),以及是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三大全球投资国。中国经济的硬实力足以应付人民币的“软贬值”。而且,人民币

相对于美元在贬值,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货币在升值。在SDR货币篮子里,人民币相对于欧元、日元和英镑,汇率也维持相对稳定。因而,人民币进入“贬通道”并不意味着人民币不行了,而是走上了成为另一个“美元”的市场必由之路。

宏观逻辑如此,人民币前景可期。但是就中短期而言,市场会给央行出不少难题,因为市场看中的是人民币贬值带来的“钱景”。市场是个复杂系统,并不会按照中国央行设计的愿景那样有序运行,反而会出现一连串的市场警示。去年股市和汇市的紊乱,就是海内外各路资本搅动市场导致了市场紊乱,资本为“钱景”打乱了政策面调结构改革的节奏,不得不动用更多的资金和监管成本稳定股市和汇市。

人民币进入“贬通道”后,同样会激发投机资本对人民币“钱景”的觊觎,当然还有海外机构对人民币的看空。在全球化市场语境下,投机资本像幽灵一样浮荡在全球市场,伺机牟利,并造成市场的寒蝉效

应。这值得央行关注,并做好防范风险预案。

不管如何,进入SDR篮子的人民币,市场化脚步停不下来,国际化任务尚未完成。人民币无论是贬值还是升值,都很难再用过去的手段来进行管制,必须接受全球化市场的考验,承担与其抱负有责任相应的代价。

宏观市场的大逻辑如此,中国监管层、市场和投资者也应理性应对。既不能寄望于人民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大趋势而沾沾自喜甚至无所作为,也不能为琐碎、精致的数据分析而牵绊,更不能为市场投机的风潮而鼓动,陷入盲目浮躁的跟风投资投机中,如盲目购汇或盲目炒汇等。

对民生“钱景”而言,投资多元化是相对正确的选择。储蓄、理财、保险、购房、炒股和适当拥有外币资产等,可以根据自己的资产配置进行合理组合,但不可以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媒体视点

## 关注个税改革 别只盯着起征点

日前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指向清晰,一方面着眼于做大蛋糕,另一方面让收入的天平更多倾向于重点人群和普通民众。

在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居民增收难度加大的现实面前,个税改革是绕不开的焦点问题。甚至可以说,与民众期待相比,这场改革已经显得有些滞后。要知道工薪所得税前抵扣额(俗称起征点)已近六年没有变动,人均收入却增加了1.43倍。这么算下来,税负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仅仅将目光聚焦于起征点也并非理性,简单地提高起征点可能带来更大的不公平,因为高收入者将会比中低收入者获得更多的减税。与其调整起征点,不如推动税制改革,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制度。有关部委官员也曾透露,个税综合计税研究内容,将包括满足基本生活的首套住宅按揭贷款利息扣除,抚养孩子费用扣除,个人职业发展、再教育费用扣除等。

改革步伐还可以更快一些。1996年发布的“九五”计划首次提出,“建立覆盖全部个人收入的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此后的数个五年计划均确认了这一目标。虽然坊间讨论不少,但一直难见实质性进展。2016年发布的“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加快”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可见其紧迫性和重要性。

多年前就已经确定目标的改革为何迟迟未能落地,原因可能有很多,早年间学界或官员部分归因于信息归集的困难,现在看应该不是问题,更何况很多改革事项都是在一点点推进中逐渐完善。此前消息称,由财政部等部门起草的个税改革方案,在今年两会前就已提交,由此可以判断,改革进程的确正在加快。

去年深改组会议曾明确提出,要科学统筹各项改革任务,推出一批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个税改革或许是让民众有更多“获得感”的一块最好的试金石。(摘自《经济观察报》)

## 吃空饷自我举报,一个特例而已

一家之言

李劲强

近日,江苏扬州江都区一企业干部,给央广新闻热线打来电话,称自己超过退休年龄两年,但仍领在在职干部的工资,每月8800多元,简直就是在“吃空饷”。仙女镇党委副书记王进告诉记者,镇领导非常重视当事人反映的情况,但一直没有“谈妥”,所以当事人迟迟没有办理退休,只能让他领在职工资。

当一个人挖空心思吃空饷时,他的目的就是不劳而获,怎么可能自揭其短、自我曝光?所以,在看到吃空饷者自我举报的新闻时,还是应该保持谨慎的乐观,这样的新闻事件不可能具有普遍意义,在其背后一定有更为复杂的原因。

果然,新闻中自我举报者

就涉及身份的模糊——他到底是企业的人,还是事业单位的人?抑或,他是组织部门管理的准公务员?正是模糊的身份,导致了其退休问题的复杂。于是,干脆就先不办理退休,按照在职的标准发放工资,这就是所谓吃空饷的由来。

也正是这个原因,当事人才可以正大光明地反映问题,这倒不是怀疑他的道德水准和自我约束能力,而是尊重基本的人性,尊重客观的规律。一个人,如果是传统意义上的吃空饷者,他喜欢的状态自然是闷声发大财,怎么可能拿着喇叭四处说自己吃空饷,并且还不遗余力地向上举报呢?要不然,自我举报吃空饷也就不会成为鲜见的新闻。

随之,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也便产生,谁来监管吃空饷的行为?按理说,任何单位对于吃空饷的行为都是可以自查的,

一个人有没有在职、有没有弄虚作假、有没有虚报工资,只要细心地调查一下,就可以水落石出,真相大白。问题是,当事人自己不会举报,而所在单位也可能因为利益关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结果,吃空饷者并不少见,甚至在一些单位成为公开的秘密。很多时候,媒体对此进行了曝光,单位才好像第一次知道有吃空饷者存在一样,装模作样调查一番,举轻若重处理一番,除了吃空饷者退钱之外,所有人都平安无事。假如,吃空饷现象总是处于集体冷漠中,事情曝光总是依靠媒体,那些稍有门路的人,都会把吃空饷看成是一种自肥的捷径。

这就要求对吃空饷必须“连坐”。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堂而皇之地吃空饷,必然意味着监管的缺位,也必然意味着利益链条的存在,否则,凭什么他

可以吃空饷而平安无事?难道人人都可以得到“过度人性化”的关怀?只要顺藤摸瓜,把所有相关者的责任都予以厘清,并从权责对称的角度作出严厉处罚,相信敢给吃空饷开绿灯者就会少之又少。

因为不能复制,一则吃空饷者的自我举报,不仅没有激起舆论的普遍赞誉,反而让人看到了吃空饷问题的复杂。试想,如果举报者不是面临身份“两不靠”的尴尬,不是多次反映未果,他还会毅然决然地举报自己吃空饷吗?从这个角度看,吃空饷者自我举报只是一个无法复制的巧合,期待下一个自我举报者近似于一种幻想。真正靠得住的,还是制度的监管和纠错。关键时刻,刚性制度比道德洁癖可靠得多。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jun@sina.com